

■心雨

慈善无国界



◎张鸣琪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从全球化角度看,慈善事业是超越国界的人性表达和文化传播,具有超越国界的凝聚力。

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而上海慈善基金会历年筹得的善款,也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海外团体和个人。

当德国青年卢安克在广西山区义务支教六年的故事在网上广为传播之际,在上海,怀着七月身孕的“辣妹”维多利亚以一位充满了慈爱的母亲形象出现在公益广告拍摄现场。“中国每年有1.5万人患白血病,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他们希望拥有的仅仅是生命。”伴随着略显沉重的旁白,屏幕上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捧着一个黑白相间的足球,递给病床上面色苍白的孩子。“辣妹”利用在沪工作间隙完成了名为“让爱心从上海出发,牵动全世界”的公益广告,成为上海第一位为慈善事业代言的国际明星。

2006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支以国际学校师生为主体的外国人慈善义工队伍,他们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和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施比受更为有福”是这支联合团队的光荣旗帜,吸引着众多在沪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投入慈善。目前已扩展到70多人。

具有150多年历史的汇丰银行堪称上海历年慈善活

动海外团体的中坚力量。1994年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初,汇丰即是创始会员。早期汇丰与慈善基金会合作的主要项目是捐助老人院设备设施。从1999年起,双方开始合作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项目。汇丰银行仅对上海慈善基金会的投入,已从最初的几十万元递增到2006年的百余万元。

出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同等关怀,一些国际慈善组织也频频关注上海。比如保时捷的拉练赛,以及世界赛车手协会组织的足球义赛等都有意安排在上海;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副总裁则表示,他们的亚洲基金乐意和上海慈善基金会在教育方面合作,希望参与免费营养午餐以及助学专案的无偿投资。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流的比赛和非丰厚的资金,更多的是慈善理念和文化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在南方捐款赠物总额折合人民币达360亿元,占全国侨捐总数的70%。如果连同建国以来的侨捐计算,总值超过400亿元。还兴办公益事业项目3万多宗,捐建道路、桥梁、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等项目逾2.4万个,建立各类公益事业基金会近3000个。

为使更多的海外慈善资源如愿进入上海,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成立了国际联络部。一位在上海市外办工作了十年的老人说,截至2005年底,在上海生活并登记在册的外籍人士有6万多,加上家属共约10万人,其中,驻上海的各国领事有庞大的太太组织,她们已在上海开展了9年慈善活动,通过慈善舞会等方式所募集了数百万善款,大部分用于中国落后地区的贫困人群。在每一项捐助的后面,是不同肤色的人们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慈善,可以让生命彼此连接并走向永恒的未

来。哲人亚当·斯密说过: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

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印证了这样的人性本能。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激发了各国人民广泛的慈善之举——这种以同情为基础的慈善,没有国别、种族、宗教之分,中国民间自发涌现的空前捐赠热忱与美国、日本人、法国人的热情并无二致。

慈善是没有国界的。二战期间,旅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严格遵从拉比迈蒙尼德的八点“慈善规则”以自救和救他。其慈善文化的核心内容为:最高境界的慈善是授人以渔;其次,是将财物放在公共场合让需要者自取,彼此不留姓名;或将钱款放入捐款箱,并信任保管者的品德;或将钱物袋系于背后,以便穷人在不致窘迫的情况下取用;或亲手把财物送到接受者面前;或他人请求帮助之后再施以援手。在犹太人死亡大迁徙的过程中,这些慈善原则和伦理规范使散居在各地的犹太民族在绝境中守望相助合力同心,最终走上复国之路。

在不少美国人看来,慈善活动不但是回报社会、扶持贫弱的公民义务,而且也具有净化身心、净化世界的功效。在全球意识的熏染下,美国人对慈善怀有普遍的热情。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460美元,国民志愿慈善参与率达44%。当年随“五月花”号登陆美洲的清教徒们刻苦奉献守望相助的开拓精神和慈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青年和社会精英。伴随着美国科学技术和巨额资金的输出,美国的慈善文化和价值理念也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买房者说

再说产权感与社会凝聚力



◎章剑强
厦门大学
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
专栏作者

我在本栏上篇文章中对全民租赁居住倡议的担忧招致异议。反驳者说,人和人的生活不一样,有人有房有人没房,有人有车有人没车,有人有钱有人没钱,这是必然的。要求国家免费给大家派送房、车、钱,这似乎不是必然的。另一种观点则更是来得干脆,质问道:没房当然就要租房,不然难道去抢房吗?我的本意,当然不是要求获得免费派送,白送非但不是好事,反倒可能助长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坏风气。我只是主张,人们需要一个有助于实现完整产权诉求的机会或基础,大规模地租房显然不是机会,也不会是稳固的基础。

这几年,经常会问那些身为“房客”的人是否打算在北京定居。说来轻巧,定居何

其不易?“漂着”的人对我说,在他们面前始终摆着两条路:一条要么是买房,彻底打破居无定所的流浪境遇。如果不是收入丰厚,忍痛咬牙也要如是为之,否则便要内心惶惑不安;还有一条就是回老家,赚一把就回去娶妻、生子、定居。逻辑也简单:都说心想事成,呆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难免郁郁寡欢,内心失落,无法长久。此外,再也没有第三条路。租房不是走得通的路,充其量是次选择,因为不可能租一辈子房屋。单身一人尚可对付,举家租赁,未免夸夸奇谈了。

显然,租赁不仅不足以承载和实现完整的产权诉求,且只会导致那种以被动、冷漠、焦虑、浮躁为标志的社会游移性不可扼制地膨胀。

或问,完整的产权诉求是何模样?过度租赁何以对此爱莫能助?在我看来,一项完整的产权诉求必然要包含持有、使用、处置和收益四项内容,这四点构成一个人天然的所有权益特征。其中,“持有”是产权存在或实现的首要环节,而以何种方式持有、持有性质是什么则是构成产权存

续或实现的基础,这些要素直接决定了一项产权是完整的还是虚无的。

固然,租赁也可以被视作是产权实现的方式,因为租赁是购买房屋使用权。但建立在租赁基础上的产权感存在诸多不确定和不可预期性。租赁不是占有式持有,而是协议性质的持有,要受到相当大的约束和限制,是完全建立在出租人的意志之上的。

还有,占有式持有与协议性持有决定了“家”与“责任”的生成与表现形式。人们通常愿意将占有式的房屋称之为“家”,而协议性持有的房屋则被称之为“住处”。

相形之下,责任意识也是有差异的。每个人对待“家”和对待“住处”分明有着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就算不曾直白显露,潜意识里也难免不会存在。随之而来,每一个人对于“家”所在的城市和“住处”的城市,无论在感情、责任、观念与意识或其他层面,都大有不同。

所以,鼓吹全民租赁,不光不会使社会更具凝聚力,还可能使社会更加疏离和迷茫。这或许顺应了现阶段某一部分人那种不负责任、自由散漫的浮躁心态,但于整体社会而言,不具积极意义。

■杂拌儿

疑惑:为什么按“0”申报?

年收入超过12万元要申报,公民有这样的义务,很正常。但其中的一条规定说,投资收益如果为亏损,要按照“0”申报,这让笔者纳闷不已。现在把疑问提出来,期待与专家们切磋。

按说,公民有如申报收入的义务,有关部门也有如实登记的义务。所谓“如实”,就是说,是多少就是多少。而把亏损按照“0”来申报,则不符

合“如实”的标准,当然更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关部门有什么权力要求公民不“如实”申报呢?不“如实”不就是欺瞒么,对不对?难道让老百姓欺瞒?越想越觉得,“按0申报”不简单,现在还没有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规定,但如果,笔者是说如果,如果将来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话,应该是把往年的亏损综合考虑在内的,正如企

业所得税,今年的利润首先要弥补往年的亏损,如果仍然有净利润,才能征税;那么,对于自然人的资本利得征税,是不是要考虑往年亏损的因素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下一步就是,亏损按0申报,往年的亏损就无从计算,将来如何征税?会不会产生不公平的税负?如果要想得更深一步,这个按0申报是公民自己报的,尽

■新垦地

俄罗斯的「当代英雄」



◎梁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
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在鲍里斯·叶利钦的葬礼上,普京高度评价叶利钦“真诚的尝试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让千万名俄罗斯人生活得更好”,称“他是真正充满了俄罗斯气质和博大胸怀的人,他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在叶利钦活着的时候,很少听到俄国官方对这位“俄罗斯首任总统”的赞扬,更别说这样的溢美。

俄罗斯谚语说,“对于逝者,除了说好话,什么都不要说”。在叶利钦逝世后,俄罗斯舆论对于这位总统的评价也开始变得更加温和。没人再谈寡头、北约东扩、人民生计赤贫、国家经济崩溃、车臣战争之痛,哪怕是作为笑料谈论的醉酒而引起的“外交事端”。

但正如所有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风云人物的政治人物一样,即便是已经离世,评价依然褒贬不一。何况,对叶利钦的评价总处在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中。1990年底苏联解体引发的辩论,十多年后仍然没有沉寂。

这从周三的葬礼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所有前苏联国家的首脑都出席了葬礼,但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除外;同样,在俄罗斯本国,葬礼第一天,前往吊唁的人就超过了2万,所有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家和议员也都参加了吊唁,但俄共除外。

俄共一位领导人在议会上宣布俄共的决定时说,“这是俄罗斯的伟大破坏者的葬礼,我们不会出席。因为我们不只是政治家,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他的话马上就被第一副议长莫罗佐夫打断,“是谁,是叶利钦给了你们这样的自由”。而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则认为,即便是在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仍然没有对苏联时

代莫斯科对这两个国家的侵略明确道歉,并以此理由拒绝出席。

支持叶利钦的人把他看作是苏联解体的直接推动者,并且在苏联解体后带领俄罗斯在未经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了新旧体制的过渡,为俄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石。但批评者认为,叶利钦尽管种下了民主的种子,他自己却不遵守民主原则。俄罗斯美加研究中心副主任克利门纽克就说,当他“用大炮轰国会,杀害议员,摧毁政府组织中唯一一个可以挑战他的机关时。这一切和民主无关。”

在叶氏9年的总统任期内,俄国经济非但没有得到强劲发展,反而急剧衰落,这成了叶利钦政治生涯最大的软肋。他为俄国带来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但对于这两者对俄罗斯民族的“兼容性”却缺乏妥善的筹划和考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领域,从未受过相关训练和亲身感知的叶利钦显示出了自己盲目的一面,“休克疗法”造成大动荡使得俄国经济近乎崩溃。在之后的国企民营化过程中,财富被集中在少部分大财阀手中,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跌将近50%,数百万人的毕生积蓄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化为废纸,国民寿命跌落到第三世界的水平,这一切叶利钦显然都摆脱不了干系。在近年来,他的民众支持率甚至只有个位数,在全俄舆论中心2005年的一项调查中,只有1%的人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

但他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崩溃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叶利钦。在引导苏联解体的革命中,叶利钦得到了对旧的苏共权力体制不满的中上层的支持;但在重建俄罗斯时,他却把这场本来是“来自上层的革命”转变为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从而极大地冷落了原来的精英们,尤其是军队、立法机关等强力部门。叶利钦的“大改革”没有顺利地推进下去,与他伤害了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遭到来自中层的抵制有很大关系。此外,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直到叶利钦结束自己的第二任期

的20年里,刚好世界能源市场石油价格一路走低,在找到新的改革良方之前,传统的依靠能源出口换取国际硬通货的俄国经济体制不得不遭受漫长低油价的重压,这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所无法预料到的,也是改革失败不可忽视的背景。

油价在普京任期内掉头飙升,俄国终于凭借巨大的能源优势实现了经济复兴,但对能源出口的过分依赖却恰恰导致了俄国今日市场化改革的迟滞,甚至举步不前。这对于推动俄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叶利钦,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叶利钦在政治生涯落幕时以主动“禅让”的方式实现俄国历史上首次和平的权力交接,赢得了世人的普遍称誉,即便是那些最坚定的反对派也无话可说。在辞职演说中,叶利钦请求俄罗斯人原谅他没有为他们做到所许诺的一切。在演讲前的文本中本没有这样的设计,他的顾问、助手也都没有想到他会在演讲中会这样表态。好在电视导演早就习惯了叶利钦不喜欢照着定稿宣读的一贯风格,并且很明智地没有中断录制,从而让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不寻常的时刻。告别演说不仅俘获了他的大部分反对者的心,也让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一次漂亮转身。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白发苍苍的叶利钦和1991年他登上坦克号召莫斯科市民围攻8·19委员会的大无畏形象,从此成为了他在俄罗斯人心中最难抹去的两个印记。

俄罗斯《公报》周三以“一个时代的葬礼”为题作了当天的特写。的确,不管对叶利钦的功过如何评价,俄罗斯帝国末叶的时代已彻底结束了。但普京的功过刚刚开始,即使他很快就要结束自己的总统任期。听上去可能难以理解,但这就是俄罗斯。在这个大舞台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些“当代英雄”们,主导了,并将继续主导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莱蒙托夫在百余年前就说了,“虽被世界放逐,却怀有俄罗斯的灵魂。我更早开始,也将更早结束”。

■彼岸

法式婚姻逻辑 高昂社会代价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如果你想要竞选美国总统,你得有一个稳定的婚姻关系,最好没有离过婚,但你如果竞选法国总统,你不必非得结婚,可以有一个同居者,也可以与未婚同居者生养几个孩子。

过去的几个月,美国两党2008年总统候选人都浮出水面,民主党几位候选人包括希拉里在内都在标榜自己幸福的婚姻,共和党候选人,除了原麻省的州长外,其他几位在婚姻关系上有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离过婚,并有婚外恋。据前段时间美国有关调查机构的调查,共和党人为此希望有新的候选人参加党内初选。虽然离婚和同居在美国也很流行,但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却仍然希望政客们的婚姻关系稳定,选民绝对接受不了一个未婚同居的政客。

在近日法国首轮大选中,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罗亚尔女士所获选票位居第二。法国选民都知道,罗亚尔与同居伙伴弗兰克思·霍兰德同居多年,并在未婚状态下生下他们的4个孩子。按传统观念,这4个孩子都是私生子。霍兰德也是罗亚尔女士所在党的总书记,按法国法律,他们俩的关系是属于民事法保护下的同居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包括同性的同居关系,罗亚尔事实上也正是以自己的同居生活去肯定与性别无关的同居关系。

从国民政客婚姻状态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与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我愿意称此现象为“美国人的保守与法国人的浪漫”。

当然,这样的保守与浪漫的区别并非只体现的是两性关系之上,还更多地反映出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由于特定社会结构所带来的政策差异。虽然当今发达国家都在向重视家庭的后现代社会发展,但美国对此却“落后”于欧洲。当今美国有许多人仍然持有传统的家庭观念,这些人对美国的选举有很大影响。共和党候选人的理念和政策更与保守派的家庭价值观相契合,在2000年和2004年的两次大选中,共和党人布什向保守派的选民作了多项许诺,其中包括对家庭的税收政策,提议保护婚姻关系的法律等,这些许诺以及实际政策的确为布什赢得了不少保守派的选票,尤其是在2004年的选举中,道德价值观成了选民最为关心的方面之一。可以预见,在明年的大选中,共和党还需要在家庭价值观方面去调动保守派选票。

虽然法国大选目前也是左、右两派在竞争,但主要分歧在移民、经济等方面,家庭和婚姻价值观却不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实在是,作为国家和民族整体而言,西方传统的家庭观在法国已经难以回归,连总统候选人都不能不以合法的婚姻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更何况百姓。这里并不是怀疑罗亚尔女士与其生活伙伴的感情,也并非是对罗亚尔女士作道德判断,但他们的确是拒绝了传统的婚姻关系。按许多法国的逻辑,浪漫的情爱关系为什么需要传统的婚姻关系来限制呢?一张政府所发的结婚证又有何意义?

一般来讲,保守的观念更具有现实的意义,许多美国人在家庭、婚姻关系上的保守就带来了在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上的现实意义。保守的美国人仍然在多地生育,他们更相信家庭应该向成员比如孩子提供经济保证,因此,美国政府不至于在福利政策上走得太远。相反,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并不是所有同居的人都能如罗亚尔女士那样在同居的关系下,仍然生下多个孩子,更多的法国人是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一边是人口减少,一边却要继续保持福利国家的政策,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老龄化的社会满足不了福利国家的需要,因此只好以移民来填补年轻人口的空缺,可移民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又增添新的麻烦,这就是法国人为浪漫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马克·斯登今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孤独的美国》,斯登开篇就指明,文明的保存必须依靠人口延续。在他看来,西方世界里只有保守的美国还可能孤独地与东方世界在人口上竞争,欧洲却会因为人口的不断减少而最终不战而败,那可能就是法国等欧洲人要为浪漫付出的终极代价。斯登的预言也许有些极端,但这样的趋势并非危言耸听。

◇



◎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实”这两个字分量可不轻,公民要如实,有关部门也要“如实”,《诗经》上说“王德如风,民气如草”,行政职能部门的办事风格当然直接影响老百姓。

说来说去,“按0申报”不是个小事情。